

长篇小说

朱东惠 / 著

此岸

石油工业出版社

长篇小说

朱东惠 / 著

此岸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岸/朱东惠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12

ISBN 7-5021-3637-1

I. 此…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906 号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100011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二区一号楼)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125 印张 596 千字 印 1—5000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21-3637-1/G·355

定价: 32.00 元

将历史融入人物曲折的命运
将人物命运化为富有血肉的历史

——曹廷

序

雷 达

在这部《此岸》之前，作者朱东惠还写过长篇《裂岸》，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裂岸》以东北军青年将领冯德双的命运史为贯穿线，时间跨度大，展开的画幅宽，有比较浓厚的家族和地域色彩，对旧社会大辽河流域的风云变幻和各色人物的描写颇显生动；小说还不时闪出张作霖、张学良的身影，写来也是活灵活现。当时几乎谁都不了解作者朱东惠，更没想到他是石油系统的一位业余作家，有的人还以为他是个潜心于东北史的学人呢。《裂岸》给阅读它的人带来一份超出意料的欣悦。于是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读书班上，一些批评家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很好；记得在那马拉松式的一轮又一轮的筛选过程中，它跑了好几圈才出局。作者既然具有如此良好的功底，他又写出了新的力作《此岸》，我不感到意外。

《此岸》采取复线结构，以冯德双的两个孙子冯惠中、冯惠华的成长史为经络展开叙述，但它与《裂岸》的联系也仅此一点，它完全是一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长篇。冯惠中和冯惠华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一个虎气，一个文气，他们与共和国同龄，但其成长历程却又波澜迭起，错综复杂，有不少逸出已知领域的独特的内涵。这可能与小说的时间一开始就来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有关，也即一开始就把人物置于一种风云突变、大起大落的危局，使整部作品进入了一个叙述难度很大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里，场景动荡不安，频频转换，小说善于把巨大的与细小的，雄强的与阴柔的，最国家的与最私人的生活，十分贴切地揉合在一起。比如，主人公冯惠中恰恰是珍宝岛战役和对越自卫作战这南北两场战争的亲历者、战斗英雄，他的命运的转折点也都在这里，于是叙述这个人也就没法回避这两段历史。在这里，人物与历史的连结，丝毫没有外在的拼贴、附加之嫌，而是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小说将历史融入人物曲折的命运，将人物命运化为富有血肉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我读《此岸》，首先被它那真实的力量和真诚的品格所感动。为什么要说它的叙述难度很大呢？因为我们知道，描写这一时段的作品，最闻名的要数知青文学了，《此岸》因冯惠华的关系也涉及到一些知青生活，但它的视野显然要广阔得多，有关事件要重大得多。小说在乡土的冯家崴子，惠华所在的知青点及以后的大学，惠中所在的兵营及其军旅生涯这三大板块中不断置换与展开，这几乎包含了当时我国乡村、城市、军队的生活面，遂使作品有了相当的概括力。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或者说它区别于一般同期作品的是，由于冯惠中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此岸》与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人生际遇联系在一起。作为士兵、战斗英雄、中高级军官的冯惠中，无可回避地参加过珍宝岛战役、辽河抗洪、唐山抗震救灾，以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等一系列大事件。小说不触及这些大事件无法写出这个人物的真实，但要触及这些事件，特别是两场战争，却又面临难以把握的困难。我欣赏作者现在的方法，既摒弃先入为主的判断和自作聪明式的深刻，基本放弃了非要下个结论的企图，而是用形象说话，直陈其事，让生活自然而然地涌流，回到最质朴的叙述上来。我们看了，并不觉其有何出格或犯忌之处，

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小说艺术而言，有深度的真实应该是充分揭示出深层心理冲突的真实。《此岸》的一些章节显现出这种深度来。比如，珍宝岛之战后，冯惠中被火箭式的提拔为副军长，还被关进“虎班”受训，可谓一步登天，备极荣耀。尽管他是被动的，为大潮所裹胁，有时还想不通，不合作，但因了这番经历，在四人帮粉碎后他受到审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品对于此时的冯惠中的描写是沉重、复杂而精彩的。被剥夺了自由，掐了电话，软禁起来的他，突然丧失了思维，一瞬间老去了很多。他已经有了举枪自杀的动作。保卫处长来得及时，他遂“颓然坐下，无力地牵拉下头，双手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间流出”。几天前，他还是人人羡慕的前途无量的二十八岁的副军长。真是人生莫测，转眼福祸啊。然而，他并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个人，那为琐碎欲望所左右的个人，往往难以理解那决定他们命运的并把他们漂浮起来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读到诸如此类的描写，我深深感到，这场面，这历史，正在一日日远去，今天有多少人还记得，更遑论有多少人还能写出？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此岸》敢于把某些情境推向极致，敢于直面历史的严峻，让它的人物在悬殊的境遇和巨变的落差中体验苦难，自有其比较特殊的意味和价值。

我还觉得，饱满而丰沛的激情，如火烈烈的爱情，甚至某种不乏自我欣赏色彩的自恋式情结，始终贯注在作品中，构成了此书又一个突出特色。倘用英雄气长，儿女情深来归纳这本书的内容也许是比较准确的。毫无疑问，这里有作者本人经历的影子，惠中，惠华，冯雪，刘芳，何倩，张蓓，刘继祖等，无疑都在作者心中活了多年，作者是深爱他们的。冯惠中应与作者的血缘关系最为密切，当然这与我

们了解到作者本人有过 18 年当兵的经历有关。我感到，作者有一种为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正名的冲动。对于诸多姿态各异的女子他也是萦怀已久，对那个非常时期里的青春的迷惘念念不忘，反复书写。至于对战斗的渴望，对献身的渴望，对荣誉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更是作者巨大激情的泉源。哀莫大于心死，在今天某些作者身上我看到过不再相信任何意义的虚无，而在朱东惠身上，情况恰恰相反，他保持着一种很难保持的激情，哪怕遭到肤浅之讥他也保持着，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坦率的说，我在这部书中读出了“怀旧”二字。这并不是说作者要回头肯定那过去了的噩梦岁月，而是致力于发现掩盖在荒诞岁月中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情感，特别是寻找那种可以超越时空的为人类所共同珍视的道德情操。美丽的冯雪因出身问题而沦落下尘，她借普希金诗选来向惠华表达痴情。甚至她的自杀，其方式虽过于常见，但追求幸福的执著，怎不令人感动？质朴的乡村女子刘芳对惠中的一腔痴情，同样具有无比的纯真性。这种汰尽功利色彩的挚情一万年也不会过时。作者没有直接地细写今天，但我以为小说的情感指向恰恰是为今天而发的；是不是作者感到今天假的东西太多了，才到往昔的岁月中去寻觅真情的踪迹？这当然只是我的悬揣。

《此岸》是一部激情大于深思的书。这种类型的作品，往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物刻画难以达到精细和深刻。比如，惠华的形象就流散到一些抒情的聚会场面中了，显得比较零散，惠中性格的鲜明度显然超过了他，但书中有一人给我印象极深，那就是赵小青。我看过的作品不能算少了，像赵小青这样充满政治野心的、理智型的、意志力和自控力都很强的少女形象，还真没怎么见过。我认为这种人确实存在着。作品能创造出赵小青其人，是个

贡献。这个长着黑葡萄似眼睛的女孩子，脑袋里却装满了野火般的政治欲望，着实让人吃惊。她要通过驾驭冯惠中来驾驭这个世界。她把勇敢分为小勇、中勇、大勇三型，鼓动惠中成为大勇，甚至成为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人。也许是她出身高干家庭之故，她的嗅觉出奇地灵敏。更惧者，作为青春少女，在情性骚动和迷乱的瞬间，她偏能战胜自我而不失贞操。她庆幸自己在冯惠中隔离审查的前夜险些失身而终未失身。这个总是用政治砝码来换算婚姻问题的女孩，最终在冯惠中再次崛起时承认自己失败了，其实是失算了。其实，赵小青是很值得让人悲悯的。试想，一个花一般美好的少女，在那个畸形的、荒谬的年代，被扭曲成如此狂热狂妄，冷漠自私的模样，这不是对人性最残忍的戕害吗！

谈了对《此岸》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我也想指出它不尽人意的方面。我最大的满足也许是，它固然在怀旧，却未能进入忏悔的层次，未能提出更深刻的困惑、怀疑与追问，它的悲剧意识比较淡薄。第二，作品节奏快，动作性强，故事引人入胜，始终有命运悬念吊住胃口，作为小说，这当然很好，但不善于“停顿”下来冷静细致地刻画人物，描绘场面，便有一种始终在匆匆赶路的感觉。第三，有一种理想化，浪漫化，完美无缺化的倾向。最后我想说，尽管如此，《此岸》还是富于才华，气势宏大的作品，我们不仅被它的丰富与复杂的情节感动，更被它的人性深度和精神诉求所感动，是为序。

2001年11月30日于北京

卷一

当黑压压风暴狂啸而来
覆盖了我可爱的港湾
青春年华流逝在浪潮里
家乡的眼睛也昏花如雾了

仰望天空倒映着大河的浑黄
直到满天飘舞起雪花
夹一本多情诗笺
走进梦境感到树林一年年长高

多少年之后，冯惠中、冯惠华两位孪生兄弟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份，爸爸冯哲送他们回到老家冯家崴子。

父子三人从沈阳南站长途汽车客运站上车，七十多公里的路，两个小时就到了河东县城。过去冯哲每年清明都回来扫一次墓，让“文革”闹的，去年没有回来。两年过去，县城没什么大变化，大街小巷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惠中、惠华在省城呆惯了，来到这小县城，一切都觉得新鲜，那房舍好像一迈腿就能登上去。冯哲指点着一处处房舍告诉两个儿子：这是你们爷爷当年驻兵的地方；这是当年咱家住的那条街，这是当年田万铜的伪军司令部……

县城到冯家崴子还有二十五里路，冯哲熟路熟门地找到城南的大车店，搭上一辆离冯家崴子五里路的柳湾村的马车。车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壮汉，忠厚憨实的外表，最突出的一点是两片嘴唇特别厚。一路上慢慢地唠熟了，当搞清搭车的这三个人是冯德双的后代，那汉子腾地蹦下车，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车上的爷仨，张着大厚嘴唇，半天说不出话。后来这汉子竟噉地一声长嚎，大哭了起来！

冯哲他们摸不着头脑，也都跳下车，后来那汉子强收住眼泪，紧抽着鼻子说：“俺、俺就是‘小保义’的孙子！当年闹义勇军时，我爷爷跟你们的长辈出生入死……”

惠中、惠华对这一段历史知道一些，但不如父亲冯哲感触那么大。冯哲也红着眼圈，问起汉子的情况，知道了

他叫宋占双；也才知道：“小保义”原来姓宋！怪不得借改梁山泊好汉宋江的绰号。宋占双回答着冯哲的询问，边说边还四处看看——明知道大车上没外人。

“……唉，没处说理去了！红卫兵挖祖宗三代，说俺爷爷是大土匪头子，有多少多少人命……县城的红卫兵还来柳湾抄家，说俺家藏着俺爷爷当年用的双枪……”

惠中、惠华的脸红了——他们去年当红卫兵时，穿着黄军装，扎着武装带，也到处去抄家。后来有造反派组织揭发惠中、惠华的外祖父田雨早年当过土匪，故去的爷爷冯德双是反动军官，投机革命，奶奶田牧是大军阀办的讲武堂的教官……惠中、惠华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俩甚至还挨了打，处境相当险恶。看着两个孩子绝望的神情，冯哲怕他们铤而走险，闹出什么大祸，便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辽河边的老家冯家崴子。

一路上，冯哲同宋占双越唠越近，越唠话越多。宋占双唏嘘不已：“……唉，冯司令没福啊！寿路那么短！您的老母亲——田牧老夫人的身子骨还好吗？”

冯哲告诉宋占双：“……抗美援朝战争未结束，我父亲的身体就不行了，回国后不久就病故了……我母亲悲伤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些年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大连疗养院。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上个月我爱人送老人去了兰州——刘义在兰州军区当副司令员，我哥哥冯二水在那儿当军长，我婶娘也在那里呢……”

“听说你媳妇是你舅舅田雨的闺女？！”宋占双一边扬鞭稳稳地赶着大车，一边问这问那。

“是啊！沈阳城解放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岳父田雨是我玉儿妈妈的亲弟弟，我与田革没有血缘关系。婚后，我被调到东北最大的化工基地吉林，田革留在沈阳东北大学念书。我们夫妇两地生活了好些年呢！”

“听说您也当了大官……家乡人都说您家的老祖坟选得好。唉，可惜啊——俺爷爷当义勇军打日本人，死在了二龙滩，连尸首都未找到……不过，这也好，如果建了坟，立了碑，这咱也得让红卫兵给扒了、砸了……”

宋占双使劲挥鞭甩了个脆响。

“咳，当什么大官！”冯哲道，“我一九六零年调回辽宁，在省化工厅干，去年初刚当上副厅长，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虽说没被打倒，可也靠边稍息，没位没权……”

“您的这两个小子长得真虎实。是‘一对双’吧？——面相、个头一模一样！今年多大啦？”宋占双又问。

“一九四九年底生的。我父亲那时还在广西剿匪。接到喜讯，老人家乐坏了，亲自给取的名——老大叫冯惠中，老二叫冯惠华——报效中华之意。直到一九五一年，我父亲带兵赴朝，路过沈阳时才见到这两个大孙子。老人家喜欢得不行，一手抱一个，让部队中最好的摄影师给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老人家一直带在身边，病重入院还带着。老人家病危时，我守在床边。他提出要看两个孙子一眼，可未能如愿——田革带两个孩子赶到北京，老人家已经……爷爷喜爱两个孙子，这两个孩子就真的照爷爷的模样长。凡是见过我父亲的人，都说惠中、惠华特别像爷爷，

只不过是老大身上虎气多些，老二身上文气多些。”

“你们这是回老家吧？冯家崴子还有家里人吗？”

“唉！”冯哲叹口气，“我的德禄大伯和德全叔叔都客死他乡……老家已经没有嫡亲了。现在冯家崴子掌权的革委会主任，是我二丫婶娘的一个亲侄子，也就是当年刘老抠的亲孙子，叫刘云成。我这次带两个孩子去，就是投奔他家。我这个表弟在县城念高中时入了伍，就在我二水哥哥的部队中当侦察兵，后来在训练中腿受了重伤，便复员还乡了。由于他是党员，又有文化，一直在冯家崴子当村干部……”

一路唠着，就到了西岗子。在岔路口该分手了，冯哲和惠中、惠华下了马车。冯哲掏出十元钱给宋占双，宋占双说什么也不收。冯哲说这不是车脚钱，是看在老辈的情分上——你回去给孩子们买几件衣服和一些吃喝。宋占双的脸腾地红了，吭吭哧哧地说：“俺、俺连媳妇还没说上呢，有什么孩子……”

“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抓紧找对象？”冯哲问。

“唉，家庭出身不好，谁家姑娘肯跟啊……”宋占双长叹口气，又嘟哝着说：“本来俺可以不姓宋。这一带老辈儿人都知道俺爷爷‘小保义’一生未娶，俺的奶奶是俺爷爷队伍上一个做饭的，两人暗地里好，有了俺爹……俺爷爷死后，俺爹随俺奶奶一直隐藏在柳湾村俺姥爷家。小日本投降后，俺奶奶给俺爹改了姓。这一改不要紧，可坑了俺爹俺娘和俺了！俺爹在去年挨了几次斗，一病不起，连年都没过去……”

冯哲摇摇头，又掏出十元钱，硬塞在宋占双手中。宋占双的眼睛潮了，看看周围没外人，突然跪在地上，冲冯哲磕了一个头。冯哲忙拉起他，催他赶马车拐上了去柳湾村的路。

还有三里路才能到老家，爷仨走上了通往冯家崴子的更窄的一条土路。冯哲指着西北方一个高岗的几棵古柳说：“那里就是你们爷爷的师父郭老道的老住处。当年没有郭老道的传授点化，就不会有你们爷爷那身武功，那份心胸，说不定咱们家就是另一番景象呢！”

“郭老道有后人吗？”惠华问。

冯哲笑了，说道：“傻孩子！出家人无妻哪有子？郭老道在辽东铁刹山坐化了。连同你们爷爷的大青马的骨殖，后来被你们爷爷找到，都埋在山腰的一棵古松下。”

“有机会我们一定去看看。”惠中说，接着又问：“我玉儿奶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爷爷从朝鲜回国养病之初，曾到义县的大佛寺寻找过。寺里的人说确有一位叫掩玉的尼姑在义县修行过十多年；义县解放后就转到医巫闾山了。你们爷爷又追到北镇闾山，可寻遍了有尼姑的几个庵，也没有掩玉师父。有个老尼回想起来：当年有一位从义县来的尼姑，在这儿住了一段时日就走了，据说是去了千朵莲花山。你们爷爷又追到千山。千山的南泉庵确实来过这么一位尼姑，可是没多久又走了，不知所终。你们的爷爷去世时，是带着遗憾走的……”

爷仨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冯家崴子。一九五三年

政府新修建了辽河大堤，把冯家崴子围在了辽河滩上，实际上冯家崴子成了行洪区了，只是人们舍不得那一片好黑土地，加上故土难离，还一直在坝外坚守住着。爷仨登上那宛如万里长城一般的辽河大堤，向西望去——冯家崴子家家户户仍是高高的房身岗，每个房身岗犹如一座古城堡。冯哲指着那最大最高的一处房身岗，告诉两个儿子：“那就是有名的冯家大院——冯子祥、冯宝的家，土改时被分，现在仍住着十几户人家。那处稍矮的大房身岗，就是咱们老家，现在是大队部……”

说着话已经到了刘云成家。过去冯哲和田革没少接济过这位表弟，两家走动得比较勤，因此这次冯哲带两个孩子来，刘云成夫妇是满心欢迎。刘云成有四十五六岁，妻子很贤惠，两人育有一女两儿。女儿为长，叫刘芳，刚读完初中就停了课。这孩子到沈阳去过几次，认识惠中、惠华。一见两位表哥一起来了，她先笑了——这孩子天生一个笑模样，又心直口快，性情爽朗，特别爱笑。

冯哲、刘云成老哥俩在这种时候见面，十分高兴，也十分感慨。刘大嫂和女儿刘芳一阵忙乎，不大工夫，就做好了四盘菜：一盘葱花炒鸡蛋，一盘切西红柿，一盘炒花生米，还有一盘是烩土豆大茄子，撒上一把小葱，用自家下的大酱一拌；又煮了小米水饭——用自家的水井压出的地下凉水过滤。

——多少年之后，惠中和惠华回忆起来，还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菜。

刘云成边招呼冯哲表哥坐上座，边不好意思地说：